

(上接第22版)

我在邮局那15年里,还做过劳资统计员、后来做行业报记者,做秘书等。其中做秘书的时间比较长,有8年,做得还蛮好的。我所在是一个很大的企业,五千多人,活动很多,要写各种各样的文稿和动员报告、慰问信或者是剪彩致辞。我内心里好像有一个角色扮演的强大功能,替局长写文稿的时候,就立刻变成一个局长,有所谓俯瞰全局的角度吧。比如说要做一个裁员动员报告,我会把裁员这件事说得所有人都会觉得我们企业就应该裁员、并且他就应当主动离开、去开始新的人生……我写出来的这种稿子会蛮有感染力的,有一次局长还说呢,我念你的稿子恨不得停下来把这个稿子写得真好啊。

秘书做到第八年的时候,有一天在办公室,我在17楼工作,南京鼓楼,很高的地带,在那个17楼可以俯瞰南京城,可以看到很多人在下面走路,我从窗户里看外面,看到很多人的头顶,我的想象力又开始发作了,这些头顶,可能是幼儿园老师,可能是警察,或者是小偷,或者是送水工,各种各样的人在走。我觉得我也是其中的每一个人,我跟他们所有人一样走在下面,我的头顶跟他们所有人的头顶一样。像在大海里沉浮一样,我觉得我不能忍受在这里写公文了,我要到人群里面去,当然不是跳楼了,我要找一根绳子,通往下面走的每个人的内心去。我不想在这个办公室里,从一个科员、主任科员、小处长一步一步地下去,我觉得绝不应该如此,绝不应该像一张薄纸一样,把我的人生走到头。我应该纵身到下面,很贪婪地拥有每个人的人生。正是这种贪婪让我觉得我应该写小说。所以我在邮局工作15年,成为了一个很成熟、很老练的职员,但是最终做了一个很不成熟、很不老练的选择:写小说。

现在我经常碰到年轻人来问这个问题,说老师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建议,看我适合不适合抛弃现在的生活去专门写作?其实这个判断最终肯定会由他来做,但我前面个人的经历来看,除了技术上(大量阅读、必要的写作训练)、经济上(如果一无保障,我觉得还是要三思)等通常的考虑之外,我觉得一个人的天性里,要有点戏剧化和神经质的部分,可能会更有利于写作。包括我与同行交流的体会来看,多少也是会有这种特点。神经质的部分用得好的话,会成为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作家,当然到后面,神经质的这部分也会慢慢消耗掉,那也会需要别的东西来刷新和支撑。

三

接下来,我想说一说我的写作实践,像是做一个作家的活体解剖:一个作家如何处理生活中非虚构的部分,然后一步步变成笔下的虚构的部分。我会举两到三个例子来谈一下。

我前一段时间出了一个小说集叫做《荷尔蒙夜谈》,这个集子里有八九个故事和荷尔蒙有关,一两个故事和荷尔蒙的关系不是那么明显。比如有一篇小说,叫《大宴》,写请客吃饭的。我发现

我们生活中所有的交往方式,导师和学生交往的方式是吃饭,朋友和朋友,异性和同性,大家好像都是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交往、才存在,才会对话和交流,所以吃饭变成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我有位老同学也经常约我吃饭,我这人特别怕吃饭,约了好长时间未果。我后来想想不好意思,我反过来约他,可是我也约不到他,连续约了两到三次。他那段时间总这么回答我:对不起,我今天等一个重要的饭局。我说这怎么回事。他说我正在约一个黑社会老大吃饭,时间对我来说是很被动的,我一直在等回话,但是我一定要请他吃饭。他的声音压得特别低,显得神秘又兴奋。这事儿后来也就不了了之,我不知道他最终有没有请到。但他当时讲的这句话:请黑社会老大吃饭。让我听了以后心中特别一动,我感到我也想去这个饭局,也想去跟那个老大认识一下……我仔细回味了一下我的心理活动,觉得这里面有一种一介草民的某种不安全感、盲从感,和对强权的投靠投机意识。然后我就此演绎了这么一个小说,把请神秘人物吃饭,给弄了一个特别庞大的饭局,本来一桌人的饭席,后来一传十,十传百,无数的人赶来,有人拖着行李箱,有人拖家带口,想在这个饭局上结识大人物,以后遇到什么困难可以请他来办事情。我就把这个小说写成了闹剧,最后变得像婚宴那样铺天盖地的大宴。这篇小说,就是来自生活中朋友的一句话,变成了这么一篇小说。

再讲一个例子,讲生活中的外在力量,有时候对具体的写作困境,会有一个挽救与推动。在《奔月》之前,我的上一部长篇叫《六人晚餐》。当时,我写得非常不顺利,写到中间段的时候卡住了,当时写到了七八万字,我记得我不论是到北京出差或者是到哪里出差,整天把电脑背在身上,我总幻想着是不是路上灵感一通就把小说写下去了。我当时写的《六人晚餐》里的主人公是一个厂区的街头少年,随着整个产业转型,而被抛入了悬置、尴尬的境地,是一个通俗意义下的失败者。我在小说里开始写到他的死,但就是没有找到他的死亡方式。对于一个写作的人来说,主人公的死亡方式也是我的重要资源,我不会让他说心脏病发作、或像吃东西卡住了死掉了等,我要让他的死亡赋予某种意义,这是作家的想法,不是什么高级的想法。但是,因为一直想不好,就卡在这里,卡了有一年多。后来直到有一天,2010年7月28日,记得那一天,我在安徽黄山,突然手机上接到短信,有人问,你好不好,有没有出现什么状况,还安全吗?我觉得好惊讶,赶紧看新闻才知道这一天,我所在的南京、我所住的那个小区发生了一个大的爆炸事件,化工厂的爆炸,因为我家离厂区只有2.5公里左右,所以他们担心我在家里面出事,我赶紧心急火燎地往家里面赶。还好我在外地,如果在家的话有点小残了也难说。我看到我家里的落地玻璃全都碎了,厨房的冰箱和门,被飞起来的凳子砸坏了,我要在厨房的话恐怕就会受伤。于是



我从一开始到现在,都是以虚构的手段在写作,虚构我认为具有巨大的空间也有巨大的力量与难度,但不管怎么样虚构,它最根本的还是体现、映射出人间与人性的色彩。

我开始收拾、扫玻璃。我听到对门也在扫玻璃,我似乎听到了整个小区的人、整个街的人都在扫玻璃、听到方圆2.5公里的所有被爆炸涉及到的人家都在扫玻璃。

就是我在扫玻璃的时候,突然心中一颤、特别地兴奋。我真高兴我是在扫着玻璃、我希望我的玻璃永远扫不完。因为我想到了,我应该让我的主人公死在一场大爆炸中,死在被飞来的玻璃里,然后他顺手扯过一根尖玻璃来就把动脉给割了,这个人当时正好有一点想自杀,因为很失败,因为当时这个厂子倒了,他的爱情也出现了大问题,他正想借这个时机、离开这个被时代齿轮所抛弃所碾压的生活。所以就这么个细节,使我的整个小说复活了,并使我的整个小说获得了80%以上的价值。我推倒很多篇幅,重新开始铺垫一个大爆炸,开始有了一个倒计时的时间节奏和核心事件,也改变了人物的命运,改变了爱

的方向与死亡的重量。因此,我们可以看到,生活中的很多细节,可能对别人是无效的,或者说对别人是有伤害的,或者说事实上对你本人也有伤害,但另一方面,当他变成写作资源的时候,又具有某种化伤害为动力的价值,并且我觉得是非常宝贵的价值。

四

说到我新出版的《奔月》,它跟前面几部作品的创作路子不太一样。在生活中并没有像上面这样具体的、影像式的反射,只能说是曲折的、混合的一种来自生活的诱因。它最深层次的动力来自对生活的质疑。

不知道读者朋友有没有想过,你们对现在生活中的每一个选择、所达到的每一个目标和获得的每一种占有,是有着非常确定性的感受,还是说带着怀疑,觉得可能是一种偶然性:你选择这个专业而不是那个专业,选择的是这位导师而不是那位导师,你跟这个姑娘成了恋人,而不是另外一个。生活中的事件,虽然是你千方百计经营而来的,但并不见得是我们人生中最恰如其分的选择,说不定只是一种物质文明标准化之下的“高度复制性”。你和你的邻人是一样的。你和你的同事是一样的。你和另一个城市的某人是一样的。你们家冰箱里放着同一个牌子的花生酱,床头柜里面是同一个牌子的内衣,女孩在美容院整成同样的双眼皮,孩子在上同样的奥数培训班……你过的不是你的生活,是高度复制下的模具式的生活。

我怀疑很多人会有这种疑惑,我讲几件小事情。

新浪上有一条很奇怪也很出名的微博,是一个早就死去的人留给世界上最后一条的微博,他的意思是说我死了,到那边去了,你们好好地过,大概是这个意思,一条临终的留言。但是很奇怪的是,这最后一条微博上有竟有38万之多条的转发留言,一个很庞大的数字。我很耐心地一条条翻看这些人、为什么会感兴趣在这里留言,其实他们跟已故博主完全不认识、也不是过来对这个人表示悼亡之意,完全不是,他们是把这里当成一个树洞,讲生活中的不如意,平庸感与厌倦感——我不想再继续干下去了。我卖够保险了。我厌恶做PPT。我不想对每个人笑。我很烦,每天都一模一样,但没有勇气离开我现在的的生活。你很好,你做到了这一步,我真羡慕,想拜托你能不能告诉去往另一个地方,会不会变得更好,有没有不同的世界。

前一段时间有个玩深潜运动的女生,很优秀,国内知名大学毕业又到国外留学,不仅有很高的学位,在国际深潜界也是排名很靠前的高段位,但有次在勘测水底旧长城的深潜中意外出事,后来在网上、知乎上形成了非常大的讨论。大家在探讨她的死亡。生前这个女孩子总说,我在淘宝上花150块钱买一件大衣,但是我花15万买一个潜水设备,我在国外辛辛苦苦做项目挣来的钱,都来买潜水设备了。如何评价她所选择的生活以及最后所抵达的终点,且另说,但我顺藤摸瓜翻到了这个姑娘的主页,有一句话很挺

打动人。大意是:“我在做科研、休闲、或生活中的一切,都觉得那只是表面化的‘我’在行动,只有当我深潜到深水区的时候,一片黑暗之中,在那里我才觉得我的存在,感觉到我这个人。我是唯一的我。”

再比如,大概是一两年前吧,我看到一个新闻,江苏无锡有一个驴友去西藏旅行,中途发生了意外,不知道坠崖了还是什么的,他脱队了。各方面力量出面,前后花了15万元,终于辛辛苦苦把这个人给找到了。结果他在哪儿呢?他在藏区一个很普通的小旅馆里头平安无事地待着,他非常尴尬地承认:其实我是有意消失的,我想借着这个巧妙的机会离开我原来的生活。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,我就是想去西藏待着,和我原来的生活一刀两断。

这些例子是互不相干的。不知大家听了有什么感受……但在我这里,它们都成了某种催化剂,在我的心里产生了各种化学反应,最后混合推进、诞生出《奔月》。《奔月》的内容其实跟上面几个故事并没有任何逻辑关联,但精神上是有某种内在性的。那实际上就是人对自我存在与自我身份的永恒质疑:我是谁,我从哪里来,我到哪里去。当然我是用了比较世俗的故事线:我写了这么一个平常的都市人,她做了一个决绝的打破,真的离开自己的生活,离开她的丈夫、情人、母亲、闺蜜、同事,以无名之躯去往无名之境……具体这里就不做详细地展开了。

五

所有上述这些话,都是以我本人与我的创作为活体,所进行的一个回顾与分享,最后我想讲几句关于这个题目。其实我最初的题目是《我以虚妄为业》。后来有读者说,这个题目是不是太灰度了。其实,虚妄不是一个灰色的词啊。虚伪的虚,狂妄的妄,加在一起既不虚伪也不是狂妄,它是中性的。

这一方面是我的一个,讲大点儿,是世界观。人生是转瞬即逝的、随时可以终止的。对每个人,每一个个体都是这样的。从这个角度而言,我们做的一切都是很虚妄的。但这并不是悲观主义,如果你能看到、明白、牢记到一切都是无为之为,才可以认识到自己所做的事情的本质的部分,而不在意其表面化的泡沫的部分。我只会去关注到自己想要做的那些事,在这微渺的一生里,过一个相对结实的生活,做我最愿意做的事情、并且用最认真的态度去做。所以虚妄是我的世界观,一个积极的世界观,可以让我更专注、更有激情地去写作。

同时,这也算我写作上的一个方法论。我从一开始到现在,都是以虚构的手段在写作,虚构我认为具有巨大的空间也有巨大的力量与难度,但不管怎么样虚构,它最根本的还是体现、映射出人间与人性的色彩。当然了,我的色彩可能并不是那么暖色,赤橙黄绿青蓝紫,我大概得从“青”色往后数了,我可能是偏冷色调的,甚至是灰色的部分,更斑斓多义、含混的部分。我觉得任何一种色彩,都很有价值。

(本文为鲁敏2017年11月在清华大学文新论坛的演讲)